

鹤影翩跹



呼伦贝尔草原上美丽的蓑羽鹤

敖浩特 摄

□艾平

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行走，经常能够遇上美妙无比的景观，哪怕你是一匹风驰电掣的骏马，也会忘情地收住四蹄，观望流连。

六月初，是草原的翡翠季。植被嫩嫩地铺满大地，分不清哪里是原野，哪里是沼泽，大地一派葱茏。从车窗里看着掠过的草原，忽然发现有4株灰白色的大芭蕉正探出草平面，像花开一般冉冉升起。我们赶紧停下车，想弄清是什么植物如此这般生长。由于公路两旁都是湿地，无法预知深浅，我便和几个朋友站在公路上注视着那些饱满的芭蕉，发现那芭蕉上面竟生着两缕翅起的白色羽毛和一对红玛瑙般的眼睛，四顾寻索着。原来那并非什么奇异的植物，而是对蓑羽鹤，欢喜着温暖的阳光，从巢里徐徐而出。这些蓑羽鹤大约有一米高，虽颜色暗淡，但羽毛丰润，挺拔伶俐，好不美丽，让我想起了芭蕾舞中的黑天鹅。你看，它们细脚伶仃，举步轻盈，那昂扬的身姿和头颅，带着一种目下无尘的气质，仿佛一个不肯俯就命运的公主。而那低垂的双翼，分明就是掩抑深深的舞裙，似乎在期待一场激情的演出。

天深地旷，草原起起伏伏地远去，植被的柔软销蚀了烈风，阳光吸纳了一切生命的声音，这群蓑羽鹤的出现无疑制造了空谷足音的效果。当它们露出半身的时候，还都收拢着双翼，一只只静若处子，而一旦显露全身，便开始抖动它们的舞裙，两翼横出斜逸，绽放成芭蕉叶状，转瞬弹跳起来，左右来回盘旋，宛若云朵一般，悬浮在植被上。

这个情景久久地牵着我们的视线。看着看着，空间感莫测而变，蓑羽鹤剪影似的贴到了冰凌色的远天里，苍穹变成一幅三维立体画。不一会儿，4只蓑羽鹤飞出画面，劈面而来。它们一只只落定于我们脚边，竟然展开两翼，双脚交替弹跳，开始了一场昂扬澎湃的舞蹈。只见它们纷纷扬起一只翅膀，将另一只翅膀收拢半垂，原地旋转，或胸腹贴地，探出鹅黄色的尖喙，向天而歌，同时翘着双翼和尾羽，有节奏地扇动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它们面对我们，不但没有躲闪，反而带着强烈的表演欲，横着列成一队，扶疏摇曳，刻意地展示各种曼妙舞姿，一会儿双双交颈缠绵，像俄罗斯乡村舞蹈中的青年男女那样，快速地耸动肩胛跳跃；一会儿纷纷将尾羽翻翹起来，碎步小跑，使人想起舞台上的西班牙女郎手撩着裙摆，前探着脖子，步步逼近观众；到了离公路边只有四五米的位置，它们方停下脚步，原地舞之。

我们看到，蓑羽鹤那一双双明艳的眸子，始终骨碌碌地袒露着，就像是两颗噙着水的红玛瑙珠子，面对着我们这些闯入者，简直就是无动于衷。不知道蓑羽鹤是不是和人类一样，也有传达心绪的眼神，要是有，这个一成不变的眼神，在和我们说着什么？或许，蓑羽鹤的眼睛并不是心灵的窗口，舞蹈才是它们唯一的语言。那么，此时它们义无反顾地狂舞，是在表达什么？

时间在蓑羽鹤的舞蹈中走着，我们忘情而沉醉。就在这时候，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4只蓑羽鹤身子一沉，突然消失于草丛之中，简直像水珠消失在大海里一样，顷刻间便把一个空旷的苍穹留给了我们。原来我们忘却了一点——鸟儿累了。舞蹈着的鸟儿，原本不似穿上了红舞鞋的人类，怀有片刻中永恒的奢望，它们的生命节奏来自直觉，狂舞之后，应安静如沉鱼落雁。

因此，我们对于这不期而遇的天赐之美，不再食婪流连。但是我们一时还不能从这惊艳的一幕中走出来。大家唧唧喳喳地议论着，有人说，春暖花开，蓑羽鹤健壮，跳舞是一种释放；有人说，你们女孩子的衣服在草原上过于抢眼，蓑羽鹤在玩孔雀开屏……不知谁尖叫一声——“你看，它们在那儿！”

约十几米外，4只蓑羽鹤再次浮出草平面，还像上次一样，纷纷轻盈腾挪，开始了又一轮的舞蹈。很显然，这4只蓑羽鹤在和我们捉迷藏，以游击队员的方式，在草丛里屈体前行到了现在的位置。我们惊叫着，情不自禁地挥起手中的丝巾和帽子，跳跃着，呼喊着，“出来了！跳舞，快跳舞！”蓑羽鹤也分明在召唤我们，它们飞向我们，然后边舞边退，吸引我们跟到近处，停止片刻，又继续后退，我们再次跟进，它们便继续边舞边退……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跟着蓑羽鹤的舞蹈，距离下车的位置已经有了五六十米。再看那些蓑羽鹤，虽然已经气虚力竭，踉跄

暖的地方，直至完成生命中的第一次迁徙，雌蓑羽鹤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。正是这只雌蓑羽鹤的行为告诉了我蓑羽鹤跳舞的原因。原来，实情与我们当初的猜测相去甚远，我和我的那些文友，惯于倚重来自书本和电视的间接经验，完全不谙草原上的生命之道，无知大自然中那永远出人意料、永远超乎人类想象的神秘。

当我迷恋于蓑羽鹤的舞蹈，手中的相机欲罢不能的时候，像上次一样，已经在蓑羽鹤的引诱下，走出去四五十米远。这时蓑羽鹤开始力不从心，舞步凌乱潦草，身子摇摇晃晃。可是我没有离去的念头，我猜想它会像上次一样，和我玩一个远遁，然后开始第二场演出。便为了出几张特写，一直追着它拍照。突然，蓑羽鹤一个趔趄，跌在了草丛里……

我和蓑羽鹤的脚下是湿地，蓑羽鹤倒下去的地方有一些去年留下的干草，是一个兀立于稀泥里的小塔头墩子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无疑是一个狡黠的选择，蓑羽鹤能让我看到它，却够不着它，使自己与我保持着不可逾越的安全距离。果然，我试着前进一步，脚就要陷入塔头周边的泥沼。

我虽然触及不到蓑羽鹤，但终于近距离观察了它。它那袒露的眼睛，美丽如初，冰冷好似寒光熠熠的红玛瑙，虽然不会传情示意，不会如云如雾，但在它的身体跌倒之后，却分明骨碌碌地转动着。这应该就是蓑羽鹤的眼神，只是我不知道那眼神深处的寓意。它在想什么，是眷恋激情未尽的舞蹈，还是哀怨生命的多舛与无奈？我久久徘徊，又没有办法施以援手，只能退后，拿起相机，换上微距镜头，拍下蓑羽鹤的最后一瞬。透过镜头，我看见这只蓑羽鹤的眼睛眨了几下，接着眼皮紧紧一合，那火红的眼神就陷进了黑褐色的褶皱。

我无比伤心地离开了这里，原路返回。野花一片片阻拦我的脚步，红红黄黄的花粉沾满我湿透的裤腿。踩着柔软的草地，我躲躲闪闪地走着，一边用微距拍摄一些小小花草。镜头放大了草丛的细节，透过镜头，我发现，地皮上贴着一些闪着微光的小红点，是露珠？不对，是玛瑙？也不对。竟然是一双双小小的、会开合的眼睛！奇怪的是，这些小眼睛为什么会长在平平的地皮上呢？起初我怀疑是草原鼠正从洞口探出头来，后来一想，草原鼠是不会将洞打在湿地里的。我探寻着伸出手去抚摸，那些小眼睛一下子全都不见了。地上没有什么异样啊，杂草湿土，色泽浑然。我放大了微距，发现了地上的惊人秘密。原来草地上铺着一些与地表同色的柔软羽毛，一片片平平地展开，每一片有十多厘米见方的样子，吸盘般牢牢抓着地面。

这是几只雏鸟，在惊惧中，它们把身子伸展成薄片，头埋在草里，一动不动。不仔细看，根本不能把它们和地表区分开来。我在书中读到过，艾融在危险关头会释放臭屁，驱赶企图进犯的猛兽。百灵鸟把卵变成和环境相同的颜色，以躲避隼隼的眼睛。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，因为付出了百代生死的代价，种种生命仪态万方，纷纷进化成了自我保护的绝招儿。这是什么雏鸟儿？哺育它们的母亲为何不在它们跟前？当我企图拿起地上的“羽毛纸张”时，一阵簌簌的声响袭来，伴之一双黑褐色的鹤足，直插在了我眼前的草地上。咦，这不是刚才那只蓑羽鹤吗？它居然满血复活！我终于醒悟了，那雌蓑羽鹤边舞边走，是为了引我远离它的孩子。它躲在草墩子上，是我放弃对它的追逐。此刻看到我要触动它的雏鸟，它急疯了，一反常态，气势汹汹地飞过来，发出低沉而强势的鸣叫，使用尖硬的长喙叩击我的镜头。我看不见，它脚旁的地皮上，一双双淡红色的小眼睛显现了，那些纸张一样平铺的羽毛，开始耸动凸起，神话似的立起来，变成了4只蓑羽鹤雏鸟，柔弱地依偎在大蓑羽鹤的羽翼下，寻求母亲的保护。

如果说蓑羽鹤那美丽的舞蹈不过是转移我视线的战术，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它决一死战的时刻。

雌蓑羽鹤十分凶猛，红色的眼睛燃烧着仇恨的火焰，冲锋一样飞扑起来，那曾经婆娑曼妙的双腿和细爪，竟比铁丝还要尖利，在我的脸颊前掠过，大有把我撕烂的架势。我站起来，挥着双臂阻挡着，大声地吆喝着，蓑羽鹤义无反顾，用一双翅膀剧烈地抽打我。慌乱之中，蓑羽鹤的脖子，被我一把抓住，随时可能折断，但是它毫不胆怯，扑腾着翅膀，用两只脚顶住我的胳膊，往外挣脱身子。我赶紧松开手，使劲将蓑羽鹤一推，一只手抱住相机，一只手护住眼，狼狈地逃上了公路。

我使用长焦，远远地看到，蓑羽鹤渐渐平静了，正在昂着头观望着四周，那鲜红的眼睛依旧醒目地转动着，两瓣的白羽毛柔地贴向脑后。我看不见草丛里那些用生命来守卫的雏鸟，但我知道，草原的明天正悄无声息地生长着。

生存的道理，至简至真。

山水人文

纸车票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，一转眼，指尖已划过手机里的电子票。

我记得1989年秋天，雨细细密密地下着，我揣着一张从临河到呼和浩特的硬座票，像捧着家乡所有的牵挂。绿皮火车在秋雨里慢慢启动，车窗上的水痕曲曲折折，阴山的影子变得模糊。整整8个小时，我看这雨里的田野和村庄一个个往后退去，心里装的是不舍，也是对外面世界的憧憬。

那时候的我，哪会想到30多年后的今天，能站在这里——站在家乡崭新的站台上，等一趟就要重新定义这片土地的银色长龙。站台的灯光温柔地照下来，照亮这个让我做梦都有的地方——巴彦淖尔，我一辈子的家乡。

铁轨上的年轮

说起这片土地的交通，故事其实很久远。阴山岩画上车辆的图案，是先人最早对远方的念想。黄河边的老渡口，见过千百年来往的人和船。秦直道从这里通过，昭君出塞的车轮印留在这儿，茶马古道的驼铃声也曾在这里飘荡。

1958年，包兰铁路通车了。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穿过沙漠的铁路，像一条刚刚醒来的龙，第一次用现代交通的方式穿过这片肥沃的土地。那时候的火车，只走一条线，烧煤的蒸汽机车拉着，像个走路不太稳的拓荒者，却坚定地载着河套平原的希望向前走。

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包兰铁路开始修复线，运力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到我上大学那年，虽然坐的还是那趟绿皮车，可时间从最早的十几个小时，缩短到了8小时。那摇晃的车厢里，装着多少离家的人的梦想，又载着多少归乡人的期盼。

2009年，包兰铁路巴彦淖尔段完成了电气化改造。火车不用烧煤了，进入了电力牵引的时代。2021年，国槐绿色的“绿巨人”动车开进了河套平原。那株沉稳又带着劲儿的绿，配上流线型的车头，让呼包鄂城市群一体化越来越近。速度一直在变，但对家乡的那份眷恋，从来没有变过。

如今，我站在这座崭新的高铁站里，看着更修长、更优雅的列车静静地停着，心里真是翻腾。从蒸汽机车的白烟滚滚，到电力机车的风驰电掣，再到“绿巨人”的稳当奔驰，一直到高铁的贴地飞行——这片土地的交通史，就是一部不断超越自己的故事。

流动的家乡

高铁带来的，不只是快，更是一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。这条银线让巴彦淖尔真正融进了区域发展的大动脉。两个小时到首府呼和浩特市，一个多小时到银川，这样的距离，让“同城”不再只是个说法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这条铁路不是孤零零的一条线，它是国家“八纵八横”高铁网里京兰通道的重要一段。列车一出巴彦淖尔站，就汇进了全国高铁的大网，成了连接西北和华北的“黄金路”。

更深远的是，这条银线让“天赋河套”的好东西走得更顺了。早上摘的蜜瓜，中午就能摆上周边城市的餐桌。河套的面粉、葵花籽、牛羊肉、有机奶，也能顺着畅通的物流网卖到全国各地。这就是速度带来的温度。这条高效便捷的交通线，正为家乡注入开放、繁荣的活力，让巴彦淖尔在流动中焕发新生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踏实又自信地向四方发出邀请了。高铁开通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。我们要敞开胸怀，真诚邀请八方朋友，让巴彦淖尔的故事，随着那首深情的歌曲《鸿雁》，传遍各地。

纸车票成了电子票，皱纹也爬上了眼角。好在，故乡始终嵌在我的手心里，像一张从未过期的车票。

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，正在新时代的浪潮里，一边守着河套文化的深厚根基，一边展现出开放包容的现代面貌。当列车驶过麦浪，掠过炊烟，它连接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，更是我们情感的归途和梦想的起点。

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你，每一个选择留在家乡的你，每一个心里装着这片土地的你——当你坐上这趟列车，望着窗外熟悉的风景，你会明白，故乡从未远离，它就在每一段铁轨的连接处，在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里。

而我们，不光是这场改变的见证者，更是亲手书写未来的人。在这难得的好机遇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家乡变得更好。那就让我们一起，用热情和智慧，在这片深深爱着的土地上，共同唱响新时代的河套新歌。

河套新歌起 银线穿珠处

□孟长云

北国风光



冰雪草原 蒋亚军 摄